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卷之三十二

雍正十年冬十月丙辰。

命順承親王錫保等預備勦賊事宜。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蒙
天眷佑我國家。大軍在額爾得尼招地方。大敗賊人。追奔逐北。凡我將士。不可因此懈弛。當仍如未敗賊時。一切備禦防範。尤加嚴固。朕意今年賊雖敗北。明年

或悉其衆力越阿爾台山。分爲數路。每隊一二千人。隨便潛來侵襲卡倫牧場。擾亂喀爾喀人等。得隙則進。不可則回。均未可定。賊計若出此。則我察罕廋爾。伯格爾地方之兵。難於四出應援。著行文順承親王。與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等。將喀爾喀游牧。移於僻遠堅固之處。令賊斷不能到。大兵分爲數隊。如何勦殺。如何衝突。令賊無隙可乘。預行詳計妥辦。毋忽。

戊午。

命訓飭順承親王錫保。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今年賊衆來侵之時。順承親王。雖屢行文馬爾賽。達爾濟等。令相機而行。並未示以如何截殺。如何堵禦。王身爲大將軍。馬爾賽等所屬之將。喀爾喀地方。及賊人所行路徑。王所素悉。乃不爲先期指授。殊屬疎忽。且馬爾賽失悞軍機。坐視

殘寇兎脫。王即應嚴加劾治。直待朕降旨將馬爾賽
拏問。始行參奏。甚屬優柔觀望。著行文訓飭。

辛酉。

命額爾得尼招破賊有功索倫等一體議敘獎賞。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聞得此次在額爾得尼招敗
賊時。索倫等勞績懋著。從前曾降諭旨。額爾得尼招
大敗賊人之官兵內有在烏遜珠勒處戰敗者。功罪
相當。不必議敘。爾等可行知順承親王。額爾得尼招
戰勝之索倫內有在烏遜珠勒行間行走者。仍照常
議功獎賞。

癸亥。

以額爾得尼招破賊功。
命加恩王丹津多爾濟封其子多爾濟塞卜騰爲世子。
並晉封貝子羅卜藏等。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喀爾喀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自用兵以來。實心効力。去歲奮勇追殺準噶爾賊人。今又在額爾得尼招。統領滿洲蒙古喀爾喀兵丁。大敗賊衆。斬馘萬餘。挫其鋒銳。賊人喪膽望風逃遁。自是軍威遠震。疆圉寧謐。喀爾喀扎薩克等。可共享太平之福。如此建立大功。雖賜伊墨爾根巴圖魯之號。朕心猶爲未足。向來外藩蒙古王等之子。並無晉封世子之例。朕念丹津多爾濟勞績昭著。用加特恩。著照宗室王等之例。將伊長子多爾濟塞卜騰。封爲世子。再翁牛特貝子羅卜藏。喀爾喀扎薩克台吉齊旺。俱在額爾得尼招。奮勇殺賊。貝子羅卜藏著晉封爲貝勒。扎薩克台吉齊旺。著晉封爲輔國公。命以振武將軍參贊都統查克旦。爲靖邊大將軍參贊。

甲子。

命治馬爾賽及李杕罪
上諭內閣曰馬爾賽本屬庸材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念伊祖大學士圖海舊日功勳望其
子孫成立將馬爾賽少年襲封公爵訓誨成全優加
擢用乃伊不能仰承
聖恩致遭罷黜旋經一載
皇考不忍令其廢棄仍命襲封且加以格外之恩榮身
兼數職無非勉勵玉成以繼名臣之後也及朕御極
之初仰體
皇考優待勳臣之盛心首先及於圖海晉封一等公配
享
太廟兼立專祠永承禋祀又推恩及於馬爾賽念其家
世不同歷官年久加恩優待賞賚便蕃此舉朝所共
知者雍正五年大學士富寧安奉差陝西滿洲之在

內閣者僅有馬齊一人又因年老不能辦事而滿洲之官階資格可用為大學士者復不得其人是以令馬爾賽備員政府以為班聯領袖其實未能贊襄一事敷奏一言稍有補於政治之萬一此亦舉朝所共知者朕初即位時命伊兼管鑲藍旗都統伊以不能辦事力辭朕亦曲從其請蓋其苟且偷安不能出力之心朕早已知之至於伊歷來貪贓不法之案漸次敗露者朕皆暗中為之消弭其應追之贓銀數萬兩又復降旨悉行寬免更賞世職以逮其子孫賜帑金以固其操守凡所以恩待之者遠出諸臣之上以為馬爾賽苟有人心必無有不知感恩圖報之理去年六月間傅爾丹統領北路大兵駐劄科卜多悞被賊人所誘貪功輕進至於敗北得順承親王調度運籌重加整理軍聲復振朕因傅爾丹既已失機不可再

膺元戎之寄。順承親王久勞於外。既有保障之功。應令暫解軍務。回京休息。於是將馬爾賽授為北路大將軍。畀以討賊防邊之重任。伊在京承命之時。即有退縮怨望之意。及領兵行走。並不教訓兵丁。愛惜馬力。未到歸化城。而馬匹已陸續倒斃於道矣。行至第八臺。聞賊人有侵擾科卜多信息。即逡巡畏懼。奏請退回駐劄。相機前進。乃至歸化城時。又不於水草好處牧放馬匹。日事遷移。以致兵丁之馬。傷損大半。其意以為馬力不敷。便可藉口推托。以遂其退避之奸志也。伊在京面奏朕云。為將之道。必須與士卒同甘苦。乃伊到歸化城。即伐木取材。蓋造煖室。全忘士卒之露處。竟欲久居於此。為娛老之計者。且心懷怨望。於衆大臣齊集之前。口稱領兵為大將軍。不如發遣黑龍江。反為安逸。其但知有已。而不念國家。悖逆庸

愚。一至於此。朕知其不可以爲大將。改授爲綏遠將軍。令其領兵赴扎克拜達里克駐劄。以爲堵禦邀截之計。今年七八月間。賊人侵犯察罕庫爾。輒敢越過杭愛深入我境。搶掠喀爾喀地方。是時大將軍順承親王。派委副將軍蒙古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參贊大臣塔爾岱等。率領官兵尾隨賊人之後。於八月初四日。追至額爾得尼招地方。與賊人相遇。鏖戰一日。自黎明至於昏黑。賊衆大敗。殺賊萬餘。積屍遍野。河流盡赤。賊人魂膽俱喪。拋棄馬畜器械。乘夜逃遁。此次對壘仰荷

上天恩佑。我軍大小官員只損二人。兵丁被傷者不過數十。乃從來罕聞之盛事。大將軍順承親王。及蒙古王丹津多爾濟等。即將賊兵大敗情形。並由推河潛逃之信。馳報馬爾賽等。令其發兵堵賊歸路。軍營將

士無不踴躍奮往有滅此朝食之心而馬爾賽立意坐視按兵不舉同事之大臣等再三約會陳說馬爾賽堅執不從傅鼐以機不可失情急至於跪求而馬爾賽始終不允且向達爾濟等差來之人云我兵不令出城夜間賊人來時我兵只在城上吶喊助威爾等兵丁若昏夜來我城下我即施放鎗礮等語似此悖逆之言聞者莫不駭異及聞賊人既已潛逃達爾濟等又復約會進勦而馬爾賽遷延不行直至次日方領兵緩行五十餘里虛作尾追之狀又越二日行數十里託言賊已遠去追趕不及遂領兵回營此胡琳身在軍前目睹情形具摺陳奏者朕又降旨詢問軍營叅贊欽拜等據欽拜博爾屯諾爾琿回奏賊人由推河等處逃遁馬蘭泰兵力單弱博爾屯願領兵前往應援馬爾賽不允嗣議截殺賊人之事諾爾琿

向馬爾賽云。我等應即派兵迎截。若再遲延。倘賊人全過。便坐失機宜。是時李杕云。我等惟當固守城池而已。馬爾賽惟以李杕之言為是。不聽諾爾琿等之言。及至佐領扎木素告稱。我向扎克拜達里克來時。見沿途賊人。陸續經過等語。馬爾賽正傳集會議間。而李杕又向馬爾賽堅執守城之說。諾爾琿等又再四告稱。如後面尚有賊人。此番經過之時。決無燒荒之理。視此燒荒情形。即係後面確無餘賊之明証。我等急當追勦。斷不可失此機會。馬爾賽方領兵起程。及到博木喀喇地方。僅選兵七百名。令欽拜前進。馬爾賽竟回至扎克拜達里克等語。此欽拜博爾屯。諾爾琿回奏之大槩也。朕又降旨詢問馬爾賽。馬爾賽回奏之摺。一味支吾。強為推卸。馬爾賽縱賊之罪。百喙其能辭乎。況欽拜等。尚皆惶懼認罪。而馬爾賽猶

復靦顏巧辯。無一媿赧之辭。冀售欺於萬一。則其蓄心狡獪奸險。更可知矣。此次賊人大敗之後。狼狽不堪。馬爾賽擁兵萬餘。不必出奇制勝。但肯遵循常理。堵截賊之去路。實可使之一騎不返。即或有逃奔餘黨。而我師以大隊追襲其後。必不使殘敗之寇得以漏網生還。實乃奏凱成功。易於完結軍務之機會也。馬爾賽身任統兵之職。地當扼要之區。賊過不行堵截。賊去又不尾追。端坐空城。視同秦越。衆人苦勸之言。堅執不聽。竟令入網之獸。復得免脫。將來餘孽跳梁。一時未能翦滅。伊誰之咎。似此有意阻撓軍機。紊亂國事。並非尋常失機之比。馬爾賽不思國家高厚之恩。不念伊祖積累之舊。在國爲叛臣。在家爲逆子。不忠不孝。莫此爲甚。若馬爾賽此番情罪。或爲人臣所間有。尚可念其先世之勳。曲加寬貸。而馬爾賽縱

寇之罪。豈可貸乎。且伊之負恩如此。朕撫躬自思。加厚恩而招怨望。朕實無以自解。亦實有所不甘。此皆朕乏識人之明。悞用匪人。朕先謝罪

宗社臣民。將馬爾賽正法。以爲人臣受恩深重。而心懷悖逆者之戒。著詢問在京滿漢大臣九卿。及北路軍營扎克拜達里克軍營將弁等。令據實即行回奏大凡微員庶民治罪之案。皆屢經審訊而後定。豈有馬爾賽爲國家大臣。不加審訊。而遽行治罪之理。馬爾賽之心之罪。朕知之甚悉。見之甚確。實無幾微可疑。

昔年

皇考對朕兄弟輩。曾數次面諭。圖海乃我朝第一良臣。將來應配享

太廟。

皇考厚待圖海之恩誼。朕無時敢忘。今將馬爾賽治罪

之時。愈益思念及此。伊既忍悖我
皇考。逆伊祖父。朕執大法以理天下。而於不忠不孝之人。姑息寬宥。遲迴不決。實無以對我
皇考。亦負伊祖圖海之忠心矣。至於李杕。世受國恩。不思報効。居心妄誕。行事乖張。前在廣東將軍任內。縱令所屬兵丁。擁閙巡撫公堂。鎗傷守備。大干法紀。經三法司議將李杕擬斬監候。雍正六年朝審。九卿擬以情實具題。原應不赦。朕念其爲勳臣之裔。免死釋放。旋又降旨。將伊補授都統。仍襲伯爵。此朕宥過錄用。莫大之恩也。去年北路派出漢軍兵丁。揀選領兵大員。朕因李杕爲漢軍世族。管兵多年。諸事尚屬素諳。特旨將伊派往。料其感恩悔過。必能黽勉自新。豈知伊中懷叵測。於軍機緊要之時。一言僨事。其罪與馬爾賽等。著一并訊問具奏。

乙丑。

命議安插新附回民事宜。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吐魯番回民。遷移近邊一事。據副將軍張廣泗等計議明晰。伊等身在軍營。自有確見。但不知此際有無賊人阻滯。所議遷移之事。曾否舉行。若果於冬月遷移。則天氣寒冷。深可軫念。雖張廣泗奏稱。塔勒納沁向有城堡。儘可令回民暫住。俾其耕種。朕思此地並無房屋。回民何以棲身。查哈密地方和暖。其城外五堡等處。原係哈密回人居住之所。若將移來之回民。分派此地。暫行安插過冬。令額敏轉飭本地回民。就近照看。似爲有益。若哈密回民。果能同心照看。使之得所。朕必將額敏及回民等加以重賞。至於吐魯番新來之回民。著查郎阿等重加賞賜。派委幹員。加意撫綏。諸凡寬裕料理。務使伊

等不知有遷移之苦。將來若令其在塔勒納沁居住。可早爲辦理物料。以便及時興造房屋。俾獲寧居。爾等可將此寄信前去。並令劉於義等知之。倘冬月不即遷移。可遲至春間。再議舉行。

丁卯。

議喇嘛蒙古等編設佐領事宜。

辦理軍機大臣遵

旨議奏言。張家口外所住察罕喇嘛等其徒計百七十丁。合之蒙古部人。歲饑來投者。及副都統瞻岱等所進新平口外蒙古。凡六百有五丁。請以五百丁。編置三佐領。給額駙策凌管理。餘百丁。以七十丁。給喀爾喀公米什克。三十丁。給一等台吉丹津。並按戶給予牲畜。資其生計。奏入。

上從之。

戊辰。

命治貝勒達什喇卜坦等私換兵丁之罪。並傳諭訓勵撫輯喀爾喀等部人。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據將軍達爾濟奏稱。撥派鄂爾多斯之兵三千名。原屬精壯。乃協理台吉策旺多爾濟與貝勒達什喇卜坦。諾衣羅卜扎木蘇。將兵丁私行更換。三千兵內。五百餘名。不堪調用。又逃亡四百餘名等語。朕不惜國帑數千萬億。極邊遠塞。駐劄兵丁。特欲保全喀爾喀內扎薩克之故也。伊等理應各自奮勉勦殺賊人。乃私換兵丁。肆意逃遁。此係扎薩克等從來未有之事。今派侍郎納延泰選補缺額之兵。將逃回官兵嚴加治罪。為首逃遁者。即著正法。貝勒達什喇卜坦。諾衣羅卜扎木蘇。協理台吉策旺多爾濟長史護衛等。俱著嚴加治罪。其不堪調用之

兵五百名。著回原游牧處所。夫懲罪勸功。乃國家之大典。今歲八月。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等。於額爾得尼招地方。大敗賊衆。喀爾喀王台吉等。俱已賞給巴圖魯之號。備得封典陞銜。恩及子孫。又動庫帑二百萬兩。分賞官兵。給與功牌。去歲喀爾喀西邊扎薩克圖汗部落數扎薩克。被賊搶擄陣亡。受傷人等。朕俱施恩重賞。其與賊交戰已故之一等台吉策勒克。已贈爲公爵。令伊子米什克襲替。至於奴僕房產衣裝等項。亦盡行賞給。著納延泰。即將策旺多爾濟等貽悞情節。告知土爾扈特貝子丹衷王阿寶六旗鄂爾多斯。三旗烏喇特。毛明安。四子部落。及遷內游牧居住喀爾喀西邊扎薩克等。伊等既在一處居住。與喀爾喀內扎薩克。有何分別。如果訓誨屬下人等。不使相奪相盜。接壤地方。酌設卡倫。有一二不

肖小人犯法。即秉公懲治。則其餘自不敢妄爲矣。伊等誠能凜遵國法。協力勦賊。不過勞苦數年。將來豈不各享太平之福乎。公通摩克屬下人等。去歲雖加恩賞。但親屬被擄。有欲尋求妻子者。亦有已身被擄尋求妻子脫回者。著交與公通摩克等。務令給與妻室家産。加意照看。如有投來之人。亦收留養贍。詳詢賊信。即報知辦事官員。郎中偏圖。侍衛常明。乃專理西界喀爾喀扎薩克等事之員。如有此等人。一面交扎薩克照看。一面據實奏聞。

命王查木陽會同侍郎納延泰至鄂爾多斯。選兵赴軍。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達爾濟處。遣回不堪調用之鄂爾多斯兵五百餘名。沿途不可無統轄之員。著參贊散秩大臣四格帶回。沿途管束。到鄂爾多斯時。四格著回京。至鄂爾多斯扎薩克王台吉內。能辦事之

人甚少。令王查木陽帶四五人。馳驛至鄂爾多斯。俟侍郎納延泰到彼。會同揀選兵一千名。於明年三月間。著查木陽。親領前赴軍營。

喀爾喀扎薩克固山貝子喇卜坦卒。以其子旺扎爾襲爵。

己巳。

命以張家口外。及歸化城所駐兵。赴洪郭爾鄂隆等處駐劄。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張家口外駐劄之兵二千名。歸化城駐劄之兵一千名。若令往三旗烏喇特右邊。喀爾喀北界之洪郭爾鄂隆等處駐劄。保護西界之喀爾喀內地扎薩克等游牧。實屬有益。且可就近調遣。著散秩大臣瞻布。副都統哈達哈。於今冬帶領張家口之兵。前往歸化城。併駐劄歸化城之兵。分爲三

隊。著滿珠錫禮。同哈達哈。富達禮。同瞻布。諾穆柱。同綽爾多。各領一隊行走。若兵丁馬匹不敷。令都統丹晉。每兵再給馬一匹。揀擇水草好處。牧放過冬。多派兵丁看守牧廠。勿致亡失疲瘦。

癸酉。

大學士九卿等奏言。

聖祖功德常昭。

景陵瑞芝疊見。恭請宣付史館。昭示中外。奏入得

旨。朕從來不言符瑞。時時訓諭天下臣民。屏虛文而務實行。是以數年來。各處奏報慶雲嘉穀等事。朕悉降

旨訓勉。未嘗宣示於外。以爲祥瑞也。惟是今歲秋間。準噶爾賊人。侵犯北路。深入我境。我師奮擊。大獲全勝。殲敗萬餘。行間軍士。及邊外蒙古。無不額手歡呼。以爲從來未有之大捷。非荷

上天
皇考默佑。何能至此。朕心方深感激。而瑞芝適產於
景陵。天人協應。信而有徵。仰見
上天
皇考福國庇民。特賜嘉祥。以昭示天下之臣庶也。朕與
諸大臣等。同此慶幸歡忭之悃忱。著照所請宣付史
館。

庚辰。
命革岳鍾琪職。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岳鍾琪受朕深恩。重加任用。
西陲討賊之舉。伊亦身任不辭。是以用爲西路大將
軍。一切徵兵運餉。選將設官。凡有所請。無不允行。實
冀其殫心竭力。無隱無欺。克著綏靖之績。乃伊秉性
粗疎。辦事怠忽。將國家軍旅重務。視同泛常。且賞罰

不公。號令不一。不恤士卒。不納善言。傲慢不恭。剛愎自用。以致防禦追擊。屢失機宜。軍務廢弛。士氣不振。以多年預備之馬駝牲畜數十萬。或被賊人偷盜。或因失養損傷。及至需用之時。寥寥無幾。而凡陳奏於朕前者。皆虛假詐僞之詞。爲怙過飾非之計。其悞國負恩之罪。難以悉數。岳鍾琪著革職。交與兵部拘禁。候朕另派大臣訊問。

辛巳。

定運糧解馬考核勸懲之法。

大學士伯經略鄂爾泰疏言。肅州當軍需總滙。一切運糧解馬尤要所當考核勤惰。分別勸懲。前者未有定例。車馬損傷。米石缺少。隨時詰責。貽悞相仍。請自今運糧出口。其糧如數完車騾不損者。初運註册記功一次。再運如之。三運紀

錄一次。四運。加一級。五運。外委千總准其實授。
現任千把守備以應陞缺補用。其怠玩者。以次
記過。細責。降級。革職。分別治之。至解送軍前馬
匹。向例處分太輕。且有罰無賞。不足以示鼓勵
請自今解馬者。以三百匹爲一起。如馬膘壯無
病瘦一起。記功一次。二起至五起。敘賞如運糧
有功例。其怠玩者。馬病瘦十匹以下。罰俸一年。
倍者降一級。再倍千總把總外委綑責。守備革
職。並令在肅州帶罪効力奏入。
上從之。
壬午。
命以達鼐所掌總理青海番子事務。關防給侍郎馬爾
泰管理。
十一月甲申。

以軍需採買馬匹牲畜。

宣諭喀爾喀內扎薩克等。

上諭內扎薩克王。貝勒。貝子。台吉等曰。爾等自歸附本朝以來。蒙恩覆育。如一家人。八十餘年。安居樂業。凡遇行軍。與滿洲兵丁。一體馳驅。準噶爾賊人。原與衆蒙古結爲仇讐。是以準噶爾噶爾丹敗喀爾喀時。便窺伺內扎薩克。我

皇考以準噶爾不滅。爾喀爾喀扎薩克。斷不得安居。故遣大兵殄滅噶爾丹。又於策妄阿喇布坦。備兵防範。此皆爾等所共知者。嗣因噶爾丹策零。兇暴殘刻。居心狂悖。朕仰體

皇考軫恤衆喀爾喀扎薩克之意。不惜數千萬糧餉。駐兵極邊。此豈務勤遠略。以快私意乎。夫本朝中外一統。即全獲準噶爾之土地人民。何增毫末。總爲衆蒙

古生計安寧起見。不得不爾也。準噶爾去年來侵擾時。因傅爾丹錯誤。以致我兵受傷。賊人逞志。今年又悉力領兵三萬前來。我大兵分爲二隊接戰。傅爾丹一隊失機。準噶爾因此益驕。欲劫取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而收獲喀爾喀。遂突入喀爾喀地方。我大兵尾追。至額爾得尼招地方。大敗賊衆。殺賊萬餘人。賊惶懼而逃。若我大兵此次不獲全勝。爾等豈得安居乎。準噶爾既已破膽。若不乘此進取。使賊人乘間復振兵勢。併力而來。爾等豈不滋擾乎。今據大將軍順承親王奏請。軍需馬匹十萬。羊四十萬。山羊十萬。俱於喀爾喀內扎薩克處採買。已經准行。聞從前丹津多爾濟採買馬匹時。將膘體壯大者選留。羸老者退還。爾等便生怨望。夫丹津多爾濟。採買軍需。並非私事。若以不任馳驅者塞責。伊豈能堪。因以撥回。而爾

等反咎丹津多爾濟。謬矣。此次採買之事。朕特交與王額駙近侍台吉協助爾等扎薩克酌量照數選買。送往軍營。於從前所估之價。加增給付。聽屬下情願。不可抑勒并酌給送牲畜人行糧。若一二年內軍務告竣。朕另行加恩。軍務乃朕與爾等所共之事。朕發數千萬錢糧採買牲畜爾等自當効力資助倘仍前苟且塞責以致有悞軍需將以爲準噶爾之賊。可停共征討乎。抑爾等有所不願耶。再王丹津多爾濟欲令與安山後之扎薩克等採買。其與安山前之扎薩克亦俱有牲畜。著各將該旗內願賣之牲畜若干先期報明。倘若山後數目不敷。再將山前之願賣者補足。如此。則軍需不致有悞。而屬下亦不致擾累矣。

丙戌

命料理吐魯番回民內徙事宜。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前據副將軍張廣泗奏稱。十月間料理吐魯番回民遷移之事。若有賊人阻撓。則遲至來春。再作計議等語。比來未見西路奏聞。想賊人於北路大創之後。力量衰竭。不能復侵擾吐魯番。亦未可定。回民乘此遷移。似屬應行。朕思回民誠心歸嚮。屢拒賊鋒。甚屬可嘉。而冬月寒冷之時。倉皇轉徙。又甚可憫。除在途加意保護外。伊等到時。務須安插妥貼。重加賞賚。出其望外。使老幼男婦咸慶得所。不可爲愛惜錢糧起見。稍負遠人內附之心也。爾等可傳諭查郎阿張廣泗等知之。

命以寧古塔將軍常德爲北路副將軍。

己丑。

命詳詢軍前投誠及俘獲者。賊中情形。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凡將軍大臣嗣後遇有軍前

投誠。及擒獲之厄魯特。并脫回人等。俱宜詳悉詢問彼處實信。眞知灼見。則於辦理一切事務。俱有裨益。如止計聽聞順適而以逆賊勢窮力盡等情引問。彼投來之人。隨問而供。既不能得其實情。於事何益。著即行文查郎阿等知之。

庚寅。

命選牧廠兵。赴烏喇特駐劄。以馬蘭泰轄之。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三處牧廠。挑選一千兵於明年青草發生時。令往烏喇特地方駐劄。著將馬蘭泰調回。管轄此兵。費雅思哈。著暫管推河兵丁。

辛卯。

命暫緩齊齊哈爾官兵赴軍。

盛京戶部侍郎和善等奏言。齊齊哈爾所在。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大雪。十月十五日又雪。雪深

草沒。官兵難以進發。臣與將軍卓爾海等商酌。停止啓行。令暫居各屬城所。明年。或赴達里剛愛。或調遣他處。候

旨遵行。奏入。得

旨。著照和善等所請。暫令居住。明年青草發生時。著遶過興安山嶺。由呼倫貝爾。直至克爾倫圖拉地方。緩行休養馬匹。務於七月內。前抵軍營。

癸巳。

命達爾濟。以護軍統領銜赴推河。以欽拜。署建勳將軍。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商都達卜遜淖爾。太僕寺馬廠人內。挑選之兵一千名。已將侯馬蘭泰調回管轄。建勳將軍達爾濟。人罷軟。著以護軍統領銜。往推河代馬蘭泰之任。建勳將軍印信。著署綏遠將軍欽拜署理。欽拜所掌綏遠將軍印信。著順承親王收貯。另

派大臣一員。前往扎克拜達里克。領兵駐劄。

乙未。

吐魯番回部內附。

命封其頭目額敏和卓。爲扎薩克輔國公。餘令大將軍查明賞賚。

上諭吐魯番頭目額敏和卓等曰。吐魯番部落。遠在邊境之外。去巴里坤軍營。尚有七八百里。易爲賊人之所窺伺。我師難以庇護。朕以仁愛爲心。是以聽其自便。不强其歸順我朝。致受賊人之侵擾也。乃前歲岳鍾琪並未奏聞。直以已意。遣官帶領駝隻。前往採買米石。致啓賊人侵擾。而額敏和卓與回衆等。誠心歸嚮我朝。努力奮勇。抗拒賊兵。上年賊衆三次圍攻。回衆與官兵併力抵禦。不但全城無恙。且出其不意。乘間擊刺。屢挫賊鋒。忠勇之氣。甚屬可嘉。然賊夷狡獪

異常。時以侵擾吐魯番爲疲敝我師之計。是以副將軍張廣泗等議將爾等搬移近邊之地。以避賊人侵害。前月具奏到日。朕深念爾等移徙之時。賊人或於中途窺伺。又恐天氣寒冷。男婦老幼。苦於行役。屢降諭旨。令署大將軍等於途次加意防護。到時善爲安插。務令人人得所。此數月以來。朕無時不以爾等安土重遷。縈繫於心也。今閱署大將軍查郎阿等奏報。回民大小一萬餘口。已於十月十四十七等日。陸續起程。羣情踴躍。計日可到。朕心深爲欣慰。因思年來。爾等屢遇强寇。而未遭其戕害。今安穩遷移。永居樂土。世受我朝恩庇。此皆爾等忠誠。感格

上天。顯賜福祐之明徵也。除已降旨令署大將軍等。悉心部署。並優加賞賚外。額敏和卓著封爲扎薩克輔國公。其餘頭目等有應加恩賞。授官職者。俟大將軍

查奏到日。再降諭旨著將此通行曉諭回民共知之

雍正十年冬十一月庚子。

大學士伯經略鄂爾泰奏開採硫磺山事宜。

鄂爾泰疏言軍中火器最重。若火藥不精。三軍難恃以為勇。臣經歷邊郡。見各標營堡施放鎗礮。火烟不直。且半濃黑。知其製藥不中法度。曾嚴飭所司。指示大略。惟是揀材置料。硝易而磺

難。硝賤而磺貴。陝甘兩省。號稱地不產磺。必赴他省購買。軍需所在。接濟維艱。查肅州嘉峪關金佛寺堡所轄汛地內。南山隘口。抵朱魯郭。迤邐而西。有硫磺山周圍四五十里。遍山產磺。若遣官開採。煎熬如法。用之不竭。不獨便利軍需。即陝甘兩省標營所用。亦足接濟。現與劉於義面商。遣官經理。一面先支銀兩。令總兵官沈力學開工。奏入。得

旨。開採硫磺。固於軍需有益。但行之日久。不無私販盜賣之弊。著署督劉於義。飭令總兵沈力學。派兵防護。實力稽查。俟開採足用後。奏聞請旨。

命甘肅捐納欵項。改折本色米石。仍不得於本地採買。

大學士伯經略鄂爾泰疏言。甘涼肅為軍需要區。倉儲尤宜充裕。請以現行捐納欵項。改折本

色米石輸納。奏入。得

旨。邊地改折米石以便積貯。於軍需誠爲有益。但在本地採買。恐價值騰貴。轉不便於軍民。除甘涼肅本地民人援例者。准即以所有糧石交納外。其他處捐納人等。俱應由他處運交。不得於甘涼肅採買。著該督等通飭曉諭。稽察禁止。

辛丑。

命以鄂爾多斯等處馬匹。專備西路軍需。其北路以烏喇特等處馬匹應用。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西路軍營所需馬匹。向由鄂爾多斯等扎薩克處採買。今北路所需馬匹。又於彼處採買趕送。則西路反致難得矣。著將六旗鄂爾多斯所買馬匹。停其趕送北路。交與各旗牧養。豫備西路需用。烏喇特烏珠穆秦等處所買馬匹。著備北路

需用。

議發罪人赴軍營附近處屯種。并增設臺站車牛。

辦理軍機大臣等。遵

旨議奏。罪人當發黑龍江者。有

旨改發北路軍營屯種。予以自新。請嗣後。改發軍營附近處。一切衣食。如康熙五十八年例。令所在酌給。當發特。由京城撥兵。遞送赴軍。罪人在途。或妄行不法。即於該處立斬。至沿途臺站所需車輛牛隻。向已裁去。應請如前增設。奏入。

上從之。

己酉。

命伊禮布統轄額塞勒津城等處兵。駐劄哈爾垓圖。諾穆圖等。專辦修城種地事務。

工部左侍郎原署西安巡撫馬爾泰奏言額塞勒津城介在山谷中四面人馬往來不見踪跡哈爾垓圖乃諸路隘口所會水草亦佳請撤額塞勒津城所駐步兵并發西寧大通馬步兵合二千人赴哈爾垓圖詳閱耕種地方令兵丁開墾其一切修葺城堡專令諾穆圖傅寧辦理再董科爾寺與西寧偪近既設一叅將率兵五百

駐劄無庸增兵阿布海雅蘇地氣甚寒駐兵不便扎噶素台所在水草尚佳請每年十月初臣與達鼐二人輪班率西安綠旗兵一千京師滿洲兵二百現在西寧者赴扎噶素台等處駐劄策應至正月仍還西寧辦理軍機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得

旨哈爾垓圖地方駐劄兵丁著伊禮布統領尹扎納管

承澤協同管理修城種地事務著諾穆圖傅寧辦理。

命四川兵調赴軍前者各歸汛地

工部左侍郎原署西安巡撫馬爾泰奏言由四川調赴多巴駐劄兵二千不耐天寒所乘悉川馬出口既非所宜置之西寧徒費糧草查西寧大通二處除出征及預備兵丁外尚六千餘防守已足若更需兵現今涼州有直隸河南兵一千足資調遣請令四川兵各回所在汛地辦理軍機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

上從之

辛亥

命革陳天培等職

署陝西巡撫史貽直奏言統轄勇健營兵丁提督陳天培總兵官徐起鳳庸軟廢弛不能約束

兵丁致令沿途生事。總兵官周一德明白詰練。紀律森嚴。可以管領勇健。營兵丁赴軍辦理軍機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得旨依議。陳天培徐起鳳俱著革職。

十二月甲寅朔。

上諭理藩院曰。額駙策凌之馬羣今年被賊騷擾。著於口外官馬羣內賞給馬二千匹。牛一千頭。羊五千隻。再額駙屬下人等之產業有被賊騷擾者。曾否另行賞給。已經飭查。爾等再行知順承親王務令饒裕均霑實惠。

乙卯。

命卹賞陣亡大臣副將軍尚書查弼納等。

吏部議奏。據兵部咨。靖邊大將軍和碩順承親王錫保造陣亡大臣等冊送部。請照例給予世

職。查副將軍尙書查弼納參贊內大臣馬爾薩
副都統蘇圖覺羅海蘭應授騎都尉兼雲騎尉
散秩大臣一等公達福副都統戴豪西彌賴常
禄前鋒統領丁壽侍郎永國應授騎都尉二等
侍衛德明等一百十八人及領催委署章京傅
成格等十六人並應授雲騎尉其祭葬銀兩各
按品級卹賞如例奏入

上從之

辛酉。

命增撥車臣汗兵丁簡派訓練保守游牧並收輯巴爾
虎等逋逃者。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從前車臣汗部落兵丁會派
撥三千名隨軍額爾得尼招地方交戰時惟有一千
二百餘名其餘一千八百名俱行逃回續經順承親

王奏請派撥車臣汗部落兵一千名前赴軍營現已准行爾等可行文特古忒除軍營所有車臣汗兵一千名與明年換班兵一千名外再另派三千名令查克旦阿敏道帶領在伊等游牧西界操練則於保守游牧諸事大有裨益如不能足三千之數或一千或二千俱可著特古忒會同王吹扎卜及扎薩克等公同撥派又聞得從前貝子顏楚卜多爾濟旗分及扎薩克台吉沙克都爾扎卜旗分之巴爾虎等潛逃俄羅斯地方彼處不容伊等入境仍往我卡倫外竊取喀爾喀等什物特古忒現在車臣汗部落著會同王吹扎卜扎薩克等將脫逃之巴爾虎作何收回之處商議辦理收回時著查克旦阿敏道開導理法加意訓練

癸亥

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奏報鄂爾昆扎克
拜達里克等處屯田收穫大小麥糜九千四百
石有奇奏入得
旨下部知之
丙寅
授西路副將軍張廣泗爲正紅旗漢軍都統仍留軍營
丁卯

命正馬爾賽縱賊失機罪
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等遵
旨議奏馬爾賽負
恩縱寇不忠不孝予以誅戮不足蔽辜臣等傳集軍中
文武以下恭宣
命旨詳加詢問莫不衆口同聲以爲允當李杕曾獲重
愆棄瑕錄用乃復懷姦濟惡爲國法所不容應

將馬爾賽李杕。卽正典刑。以昭憲典。兵部等議
奏。馬爾賽世受
國恩。身邀異數。爲北路將軍手握重兵。坐觀賊遁。
有心僨事。貽誤軍機。應將馬爾賽梟示軍前。李
杕庸懦卑狡。與馬爾賽同惡相濟。應請按律。一
并正法。奏入。得
旨。馬爾賽著卽處斬。免其梟示。李杕著在軍前監候。秋
後處決。隨
命副都統索林。奏事郎中張文彬。馳驛前赴扎克拜達
里克軍營。將馬爾賽正法。
已巳。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此次賊人大敗。現今歸化城
無備兵之事。著將撫遠大將軍印信移取回京收貯。
康親王崇安。不必前往。

命獎賞索倫營總等。出征奮勇者。

額駙策凌奏言。索倫兵丁擊賊者。已蒙恩賞賚。此次營總章京等。人人奮勇自効。請特加優賞。以示鼓勵。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曰。應如所請。索倫營總班圖巴爾孟古。海薩勒圖並以副都統銜授之。仍同布爾沙管轄索倫兵丁。營總那斯泰等。佐領克什克圖。章京布賴等。給予孔雀翎。領催達魯察等。給予藍翎。奏入。

上從之。

庚午。

命安插吐魯番回人於瓜州。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從前署大將軍查郎阿摺奏。請將吐魯番回衆。在肅州所屬王子莊安插。經廷議令署總督劉於義等。確勘詳查。妥協辦理。朕思回民

等輸誠嚮化。自應選給水土饒衍氣候和煦之地。俾得樂業安居。肅州之王子莊。水泉甚少。可墾之地不敷回民耕種。查瓜州地土肥饒。水泉滋潤。氣候亦和。與回民原住地方風景相似。且現在開墾可種之地甚爲寬濶。足資回民耕收。由塔勒納沁遷至瓜州路不甚遠。可免跋涉之勞。著署總督劉於義巡撫許容將吐魯番回衆即於瓜州安插。其築堡造房給與口糧牛種等項。亦即行估辦交原任潼商道王全臣料理。再令查郎阿即於軍營派一武職大員。先赴瓜州會同王全臣悉心妥辦。回衆自塔勒納沁遷移之時。著提督顏清如沿途照看。至瓜州安插事畢。顏清如仍回軍營辦事。

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奏報巴里坤。圖古里克等處屯田收穫青稞一萬二千六百石有奇。魯

克察克屯田收穫糜麥二千六百石有奇奏入。

得

旨。下部知之。

癸酉。

喀爾喀扎薩克多羅貝勒車木楚克納木扎爾

卒。以其子成袞扎布襲爵。喀爾喀扎薩克固山

貝子策旺諾爾布。以老疾乞休。封其子車木楚

克扎卜。爲扎薩克鎮國公。

丁丑。

授營總疾爾瑞副都統銜。仍留軍營。

署陝西總督劉於義。奏請暫緩甘州新募兵赴

金塔寺。

劉於義疏言。前者臣以金塔寺地要兵單。請調

高臺滿洲兵五百。移駐其地。廷議以高臺兵明

春當赴大營請撥甘州提標新募兵往金塔寺駐劄甚當但臣一面奏
聞一面撤高臺兵自涼州徑赴金塔寺安頓妥帖金塔寺去肅州百餘里較高臺赴軍尤便請俟此軍赴大營後再調甘州兵赴金塔寺奏入報
聞。

庚辰。

封策布登扎布爲輔國公授蘇巴什里爲內大臣
上諭理藩院曰額駙策凌子策布登扎布隨父軍前行走甚屬効力著封爲輔國公蘇巴什里奏請派差報効著授爲內大臣。

雍正十一年春正月丁亥。

命甄別勇健營兵丁
署陝西總督劉於義疏言陝西勇健營兵丁請

令總兵官周一德等甄別選汰其驕悍難馴者遣還原籍辦理軍機大臣等議如所請奏入得旨朕前以各省民人內必有人材壯健文勇可觀願為國家効力以圖上進者是以特降諭旨令各省督撫召募揀選送京訓練以備軍旅之用伊等如果能奮勇出力建績立功將來俱可為干城之寄故疊加恩賚於應募後即各給守糧一分贍養家口到京後撥給房屋居住月餉銀米從優給發起程赴陝又各賞衣裝路費銀兩暫令駐劄近邊地方以候差用俾伊等各展効力之心並圖進身之路是朕加恩於勇健兵者至為優渥伊等各自揣量實為過分乃其中多有放縱驕悍生事不法者上年到京即不安本分肆行爭鬬及令赴陝沿途又復生事騷擾該督撫曾具摺參奏而駐劄甘州之後竟有私自脫逃之人陳天

培又經具奏此等無賴之徒固由各省督撫不慎重揀選濫募充數總統大員不能嚴行約束整飭教導而在伊等受恩而不知感自甘廢棄宵頑惡劣即令調赴大營亦不可用著總兵周一德即行甄別挑汰遞回本籍交該地方官嚴加收管不令出境生事若有心懷怨望招造浮言并恃強肆橫鬬毆不法等事該地方官立即拘拏稟知督撫提鎮一面奏聞一面按法究治至於挑存可用之人俱應感激朕恩遵循法紀嗣後益加黽勉努力戎行以圖上進朕必加以恩澤著將此旨曉諭知悉。

庚寅。

議洪郭爾鄂隆等處駐兵防守事宜。

侍郎納延泰奏言臣等與喀爾喀扎薩克圖汗格勒克雅木丕勒等詳議駐兵所在查洪郭爾

鄂隆可駐兵一千其東南百餘里外圖伯策克可駐兵二千西面沿西巴爾台河一帶至濟爾噶朗圖可駐兵三千既可以固喀爾喀游牧亦足控禦阿濟諸路請令都統哈達哈副都統綽爾多等即率兵於青草發生時啓行分赴所在

駐劄奏入

上從之

戊戌

命優卹副將楊馥等

上諭內閣曰大定副將楊馥統兵擊賊奮勇先登爲暗鎗所傷其忠義之氣甚屬可嘉伊子楊恒新現在軍前技勇頗優亦甚有志氣著授爲遊擊不必在軍前效力遇有遊擊缺出即行題補平越營遊擊羅資袞以帶兵應援勇往被害深可憫惻伊子羅雲標現在

隨征効力。著授爲守備。該督等。酌量題補。至楊馥。羅資袞。應得卹典。俟事竣題報到日。仍照例賞給。

庚子。

命大學士伯鄂爾泰。赴北路經略軍務。

命山西大同總兵官張朝良。陝西涼州總兵官楊琺。赴西路軍營。

壬寅。

命陝西各營餘項。悉令歸公濟用。以杜攤派剋扣之弊。

上諭內閣曰。甘涼。肅等處兵丁。本年應支糧料草束。例應折給銀兩。自行採買。朕因甘省年來辦理軍需。食物昂貴。兵丁所領銀兩。恐不敷用。特令加倍增給。以示格外之恩。提鎮大員。自應體朕軫恤兵丁至意。悉心料理。加意愛養。近聞弁員中。尚有營私瞻狥。凡於過往應酬。及一切雜費。俱於各兵攤派。即如甘提馬

廠每年尙有餘利。若盡歸公用於兵丁不無小補。前任提督宋可進祇知網利。不恤兵艱。剋扣餉銀。濫用公帑。各鎭將弁未必不倣傚而行。著署督劉於義侍郎杭奕祿嚴飭陝甘提鎭將營中所有。除各官俸薪及親丁名糧外。凡有餘利。俱歸公用。接濟兵丁。不得絲毫乾沒入已。亦不得借公費等項名色攤派。署提督劉世明受恩深重。尤當實力奉行。毋得仍蹈故轍。

自取罪戾。嗣後弁員有私派侵蝕等弊。該署督等卽行參奏。并將該管提鎭一併參處

策登扎卜請赴軍前効力

上許之

上諭理藩院曰。喀爾喀貝勒策登扎卜懇請願往軍前効力著照所請前往。伊帶往之兵丁百人。馬匹行糧。准照內地兵丁之例支給。

甲辰。

喀爾喀固山貝子佛保陷賊未歸。以其兄沙克都爾扎卜襲爵。

丁未。

增設安西兵備道一員。

左副都御史二格奏言自肅州抵哈密計程千五百里。其間沙州安西等處舊隸肅州道。按肅州道駐肅。事務尤繁。不能遠制邊外。現今安西屯田又令吐魯番回人。於瓜州安插。必得大員。就近彈壓撫導爲便。戶部議覆曰應如所請增設安西兵備道一員。其舊設安西同知移駐瓜州。辦理水利屯田。與靖逆通判。及四衛一所。並隸安西道。奏入。

上從之。

二月戊午。

命以吹扎卜襲封車臣汗。

理藩院奏言車臣汗策卜登班珠爾人不稱職。請以扎薩克多羅郡王吹扎卜署理印信奏入。得旨車臣汗名號即著吹扎卜承襲。

己未。

命公豐盛額統領赴洪郭爾鄂隆等處兵。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額駙策凌去時。曾奏請將都統哈達哈遣往北路軍營。從前派往洪郭爾鄂隆等處駐劄兵丁。曾著侯馬蘭泰管轄。今馬蘭泰不必前去。著留京在辦理軍機處行走。伊所挑馬塲兵一千名。著副都統黑色於四月間由馬塲起程至歸化城。會同哈達哈等管領。前往洪郭爾鄂隆駐劄。哈達哈

既往北路軍營。此兵著派公豐盛額總統。酌量哈達哈赴洪郭爾鄂隆之時。豐盛額再由京起程。

庚申。

飭諭軍營將弁等。

上諭內閣曰。古云。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所謂備者。非徒操練技勇。演習行陣而已。如馬匹軍裝礮火器械。軍行必需之物。一一預備於平時。及有事調撥。便可刻期起行。不至拮据延緩。此乃設兵之本意也。我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年來朕屢降諭旨。諄諄訓飭。雖該管大臣等。稍知以訓練爲務。然馬力不足。資裝器具不周。每聞派遣之信。勉强周章。遷延時日。所謂預備者。但有虛名而無實濟。此則該大臣所當深知痛改。加意整理者。又如營中有必需之匠役。不得不酌量給與兵糧數名。以資養贍。而將弁等每

多借此名目將水夫役等人。多佔名糧。又每將精壯兵丁。多派爲親隨。不令當差。及遇頭目把總缺出。即於此內扳補。以致荷戈持戟者差使繁多。而不得上進之路。朕向知此弊已屢降諭旨。切加申飭。近聞此風仍未全改。亦著該管大臣嚴行查察。毋得姑容。又聞各營中間有公中餘利。如甘州提標馬廠之類。原係存公備用。而該管將弁往往據爲已有。收入私橐。遇有過往應酬及營中雜費。仍攤派兵丁。而不卽其艱苦。此弊尤當禁革。今再行曉諭。儻敢視爲具文。仍蹈前轍。勿謂罰不加衆。希冀苟免。其情罪輕者。照例處分。情罪重者。必在本地正法。

壬戌。

命喀爾吉善以護軍統領原品赴洪郭爾鄂隆軍。

上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曰。原任護軍統領喀爾吉善久

歷戎行。伊願往軍前効力。著賞給原品。令往洪郭爾
鄂隆軍前協助公費盛額行走。賞銀一千兩。

甲子。

命革喇嘛扎卜爵。以其弟得親扎卜襲封扎薩克和碩
親王。

上諭理藩院曰。喇嘛扎卜。前年一聞賊信。卽駭然驚潰。
及戰於克爾森齊老地方棄軍奔往游牧處所。朕恐
此中別有情節。令其來京訊問。伊竟無一語置對。甚
屬怯懦無恥。著革去扎薩克和碩親王。令伊弟得親
扎卜承襲。撤回一佐領。賞給額駙策凌。喇嘛扎卜。著
交該衙門議處。尋議。喇嘛扎卜。爲喀爾喀部落親王
盟長。不思訓勵屬人。効力軍事。遇敵退縮。應按
律正法。奏入。得
旨。喇嘛扎卜。理應照議治罪。但伊祖親王善巴。於喀爾

喀未定之先。即輸誠歸順。後於軍事甚屬効力。是以
聖祖仁皇帝加恩於喇嘛扎卜。備極愛養。著從寬免死。
在京永遠監禁。

丙子。

命分別賞賚額爾得尼招破賊官兵。銀九萬九千兩有
奇。

命正阿三臨戰退縮罪。

先是。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叅奏。振武將軍傅
爾丹於烏逊珠勒遇賊。並未身先督戰。以致士
卒怯走歸營。原任副都統阿三。推諉退縮。一與
賊遇。首先奔北。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曰。應以
傅爾丹阿三付三法司定擬具奏。順承親王錫
保不能籌畫指示。應交宗人府議處。奏入。得
旨。烏逊珠勒對壘情形。朕會細問額駙策凌。傅爾丹情

罪尚有可原。從寬免其治罪。著留軍營聽大將軍等調遣効力贖罪行走。阿三前歲同陳泰貽誤軍機。朕曾加恩免其治罪。今據大將軍參奏情由甚屬可惡。已在軍前取有確供。交三法司定擬具奏。餘依議。至是刑部等議曰。原任副都統阿三。於大將軍調遣時。托故後期。遇賊奔北。貽誤軍機。應卽於軍前正法。奏入。

上從之。